

# 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 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

徐秀丽 李小云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和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对非援助理论建构的意义日渐凸显。作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践转向的背景之下,通过综述国内外发展援助的研究文献,构建了平行经验分享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包括三个要素,即援助实践中流动的是发展中国家历经实践检验的发展经验、推动援助实践的是注重发展的技术专家以及援助实践促成的是中非发展共同体。此三要素正好回应了当前有关发展援助探讨中的知识体系、援助主体与援助影响这三个关键议题。基于上述理论框架,作者通过追溯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实践后指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对非援助的内容和方式等在不断调整,但发展经验的平行分享这一实质始终未变。这一新叙事隐含着平行关系下启发式学习的推进和非洲发展新形象的确立。这一实践转向的理论构建方式以及由此而生的发展经验平行分享理论将为新时期中国制定国际发展合作政策提供参考,也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发展知识支撑。

**【关键词】** 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对非援助;平行经验分享;新发展知识

**【作者简介】** 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19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0)11-0117-19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发展援助与中国发展援助的战略政策对比分析”(项目批准号:16AZD01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一 问题的提出

非洲大陆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最重要的区域,其所接受的援助占到中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中国对非援助不仅为非洲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为中国在全世界赢得了道德声誉,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呈现出新格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机制上看,自 2000 年开始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将中国对非援助纳入机制化的轨道,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又进一步提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这标志着中国对非援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次,从规模上看,中国对非援助自 2000 年以来呈现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根据官方最新一次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2014 年),2000—2012 年中国在 50 个非洲国家进行了 2546 项援助项目,援助金额共计 830 亿美元,<sup>①</sup>尤其是在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之后,援助规模大幅提升。最后,从模式上看,中国对非援助从以双边援助为主发展到了双边、区域和多边多种形式,从官方援助为主逐渐发展到了官方与民间多元化的对非援助新格局。总而言之,中国 70 年对外援助尤其是对非洲援助举措已逐渐积累出丰厚的经验,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亟待开采的“学术富矿”。

然而,与实践中心量不断增强、影响力日趋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话语场域中的中国对非援助却面临国内与国际的双重挑战:国内部分民众认为对非援助与国内发展资源相冲突,是“打肿脸充胖子”;<sup>②</sup>部分国际主流媒体、政客和学者将中国对非援助与资源掠夺、环境污染、破坏良政等词汇相连;<sup>③</sup>还有一些非洲国家民众质疑中国援助存在道德风险。<sup>④</sup>之所以存在这些质疑,一方面源自援助数据和信息的不清晰,另一方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http://www.scio.gov.cn/m/zfbps/ndhf/2014/Document/1375013/1375013.htm,访问时间:2020 年 5 月 10 日。

<sup>②</sup> 张中祥《中国对外援助为什么会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第 179—184 页;万宏蕾《中国对外援助都用在哪儿》,载《小康》2016 年第 3 期,第 88—89 页。

<sup>③</sup> Denis M. Tull,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 Scope, Significance,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 Studies*, Vol.44, No.3, 2006, pp.459-479; Ali Zafar, “The Grow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ub-Saharan Africa: Macroeconomic, Trade, Investment, and Aid Link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22, No.1, 2007, p.1; Mike Fisher, “In Zimbabwe, Chinese Investment with Hints of Colonialism,” *The Atlantic*,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1/06/in-zimbabwe-chinese-investment-with-hints-of-colonialism/240978/, 访问时间:2020 年 5 月 24 日。

<sup>④</sup> 韩冬临、黄臻尔《非洲公众如何评价中国的对非援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6 期,第 134—154 页。

面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国对于这个“冷门中的冷门”研究严重不足。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发展研究界主要关注国内的发展问题,缺乏“异域”研究的基础训练和理论储备,导致知识界“仅凭少量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sup>①</sup>支撑对非乃至对外援助议题的阐述。事实上,中国发展知识领域中对非援助理论的缺失导致了对内对外阐明中国对非援助实质的困难,也因而无法有效地将大规模的对非援助行动转化为良好的“中国故事”,成为引导“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新发展知识。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发展援助的文献与脉络以及来源于中非发展实践中的启发,构建了平行经验分享的理论框架,并利用该理论框架的三要素,即援助实践中使用的知识体系、推动援助实践的主体以及援助实践的影响等尝试性地对中国援非的历史实践进行审视。本文认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对非援助的内容和方式等不断调整,但发展经验的平行分享这一实质始终未变。这一新叙事隐含着平行关系下启发式学习的推进和非洲发展新形象的确立。本文在结论部分对该框架相关理论问题及全球发展治理的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

## 二 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的理论构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外援助研究已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领域,统称为“国际发展”或“发展研究”,并形成了包括诸如期刊、学会团体、大学院系和专业排名等相关的基础建制。<sup>②</sup>在最为经典的西方发展有效性探讨中,针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因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援助疲软”现象,发达国家公众以及学界同样如今日中国一样时常追问援助是否有效、是否需要继续援助以及应该如何更好地提供援助等问题。2002年《蒙特利尔共识》再次提升了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信心和共识,此后四次援助或发展有效性高层论坛及其成果文件更将援助有效性的探讨推向高潮。<sup>③</sup>从理论上讲,这些争辩主要追问三个最为核心的问题:第一,西方国际发展援助所依赖的知识体系是什么,即如何认识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如何认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关系,这直接决定了援助的理念和方式。第二,援助的主体是谁,即发展援助机构和组织的特性。第三,援助的结果和影响

① 周弘《中国援外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5期,第7—15页。

② 徐秀丽、李小云《发展知识: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2期,第94—103页。

③ 于浩淼、徐秀丽《“双轨制+”:中国农业对外援助治理结构探索》,载《国际展望》,2020年第4期,第132—148页。

是什么,是推动了当地的发展,还是带来了援助的依赖?援助者和受援者两者的关系将受何种影响?它们分别面对的是援助什么、谁来援助以及援助影响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西方发展援助的知识体系上讲,尽管其来源于不同社会不同方面的思想资源,但其作为支撑现代世界治理体系思想基底的本质从未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兴盛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最早都源于西方对于非西方以及发展进程的设想,西方发达国家先是通过以英国为主的殖民主义,继而通过美国的去殖民主义、发展等不同叙事强化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发达和非发达、先进和落后等二元结构,并发育了包含学科建制、官僚体制和国际实践领域的发展制度。<sup>①</sup>这些现代发展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生产各种各样的悬置性发展知识,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援助与投资的关系理论、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制度与发展的关系等。这些知识均不是来源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实践,但却被用来指导其发展实践,其背后所隐含的核心是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先进国家和地区。<sup>②</sup>这一知识体系在援助政策与实践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对援助附加条件的强调和援助项目设计中对于逻辑框架的重视,前者认为援助应该按标准倾向于投放给那些遵从民主善治等制度改革的国家,后者则凸显为在援助项目中通过一系列事先严格设计好的指标和活动来推动受援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这一领域研究主要以沃尔夫冈·萨克斯(Wolfgang Sachs)的《发展辞典》、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的《反政治机器》以及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的《遭遇发展》为代表,它们通过历史维度的知识考古对发展援助的宏观建制、微观运作及其知识体系进行了深刻剖析,后续大量个案研究大多围绕此思路展开。<sup>③</sup>

第二,从西方发展援助的主体上讲,西方自20世纪40-50年代开始,尤其在60年代之后,形成了一系列专业化的发展援助机构,这些机构内部的组织方式、机构间的治理结构和权力关系成为研究的重点,其中尤以卡罗尔·兰卡斯特(Carol Lancaster)的

<sup>①</sup> Peter Preston, *Development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96, pp.58-141; 尼尔·弗格森著,雨珂等译《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99-140页;刘禾《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14页。

<sup>②</sup> 李小云《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化:从“悬置性”到“在场性”》,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4期,第88-96页。

<sup>③</sup> Wolfgang Sachs, ed.,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 1992; James Ferguson,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对外援助》一书引用最广。<sup>①</sup> 该书建立了一个包括援助理念、政治制度、利益集团以及援助管理部门组织架构等四维分析框架,并对美国、日本和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援助机构进行了透视,以此打开一国国内援助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黑匣。近十年来,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和达斯汀·廷利(Dustin H. Tingley)等以更加精细的数据分析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研究思路,他们注重从国内经济偏好尤其是贸易偏好、意识形态选择特别是精英话语与公众选择、美国众议院投票等诸多国内政治经济变量来考察对外援助政策工具和模式的选择。<sup>②</sup> 上述研究揭示了援助除了要处理受援国的贫困和发展问题外,更需要面对援助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局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外援助所宣称的效果,导致发展援助异化。但真正从细微处揭示因援助专业化运作导致援助效果异化的代表作莫过于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和戴维·莫斯(David Mosse)等诸多基于发展机构微观民族志的研究,它们揭示了援助机构因自身生存和发展需求而导致援助政策与援助效果之间的脱节。<sup>③</sup>

第三,从西方发展援助的效果和影响上看,众多发展经济学家基于各类计量模型的研究都集中于此,旨在探究发展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发展和减贫之间的关系,但结论并不统一。其中,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白人的负担》和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的《死亡的援助》突出反映了西方学界对于发展援助效果和影响的反思。<sup>④</sup> 纵观70多年来的国际发展援助尤其是对非援助,不仅未能促进当地的发展,反而带来了援助依赖。这些批判最终导致西方发展援助在政策实践层次引入有效性五原则,即自主性、重联系、强协调、成果导向和相互问责,并开创了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

① Carol Lancaster, *Foreign Aid: Diplomacy, Development, Domestic Politic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② Helen Milner and Dustin H. Tingl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 Foreign Aid: American Legislators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Aid," *Economics & Politics*, Vol.22, No.2, 2010, pp.200-232; Dustin H. Tingley, "Donors and Domestic Politics: Political Influences on Foreign Aid Effort,"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50, No.1, 2010, pp.40-49; Helen Milner and Dustin H. Tingley, "Who Supports Global Economic Engagement? The Sources of Preferences in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1, 2011, pp.37-68; Helen Milner and Dustin H. Tingley, "The Choice for Multilateralism: Foreign Aid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8, No.3, 2013, pp.313-341.

③ David Mosse, *Cultivating Development: An Ethnography of Aid Polic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David Lewis and David Mosse, "Encountering Order and Disjuncture: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Development,"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4, No.1, 2006, pp.1-13; David Mosse, *Adventures in Aidland: The Anthropology of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Press, 2011.

④ William Easterly,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6;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London: Macmillan, 2009.

伴计划(GPEDC),以便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让渡部分话语空间,提升援助有效性,从而推动发展援助社群的整体公信力和合法性。但许多研究者认为西方官方发展援助在本质上不断形塑的是一种南北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此权力关系下,不管叙事如何改变、政策如何修正,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追求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不改变,现有的国际发展知识就很难超越原有的发展理论窠臼,<sup>①</sup>急需探寻全球范围内多元的发展知识来源。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随着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对非援助的关注骤然成为焦点,这与此前国际发展研究界对于中国案例的忽视形成鲜明的对比。除了延续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上的考量外,<sup>②</sup>国际发展学术界在理论层面更为关注中国对外援助能否超越“援助有效性”陷阱,从而为世界共同发展提供有效的路径和模式。由此,西方研究者特别强调中国对外援助相较于传统援助国的独特性,这方面引用比较广的包括德博拉·布劳提甘(Deborah Brautigam)、彼得·克拉厄隆(Peter Kragelund)、克里斯·奥尔登(Chris Alden)、丹尼尔·拉奇(Daniel Large)、利拉·伯克利(Lila Buckley)、伊恩·斯库恩斯(Ian Scoones)和埃玛·莫兹利(Emma Mawdsley)等人的研究成果。<sup>③</sup>他们或是从宏观政策话语分析的角度出发,或是基于实地经验数据之上,探究中国对非援助区别于西方传统发展援助的理念、主体、方式方法以及在实地所产生的影响等。但由于西方学者还无法深入中国国际发展政策制定与日常实践,加之文化

<sup>①</sup> 林毅夫《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9页;Li Xiaoyun, et al., “Perspectives on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Gu Jing and Nohiro Kitano, eds.,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DS Bulletin*, Vol.49, No.3, 2018, pp.145-167.

<sup>②</sup> Peter A. Poole, “Communist China’s Aid Policy,” *Asian Survey*, Vol.6, No.11, 1966, pp.622-629; William Bartke, “Aid, Chinese Styl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11, No.15, 1976, p.556.

<sup>③</sup> Deborah Brautigam, *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Exporting the Green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Deborah Brautigam and Tang Xiaoyang,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n Agriculture: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The China Quarterly*, No.199, 2009, pp.686-706; Deborah Brautigam, “Ai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Meet the OECD-DAC Aid Regim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23, No.5, 2011, pp.752-764; Peter Kragelund, “The Return of Non-DAC Donors to Africa: New Prospects for African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26, No.5, 2008, pp.555-584; Chris Alden and Daniel Large, “China’s Exceptionalism and the Challenges of Delivering Difference in Afric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0, No.68, 2010, pp.21-38; Lila Buckley, “Chines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in Africa: Narratives and Politics,” *IDS Bulletin*, Vol.44, No.4, 2013, pp.42-52; Ian Scoones, Lidia Cabral and Henry Tugendhat, “New Development Encounters: China and Brazil in African Agriculture,” *IDS Bulletin*, Vol.44, No.4, 2013, pp.1-19; Emma Mawdsley, “Development Geography 1: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Convergen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41, No.1, 2017, pp.108-117.

与制度理解方面的隔膜,因此目前他们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总体轮廓的刻画、基础数据的呈现以及用传统援助分析框架来理解中国对外援助。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21世纪后也开始大量进入国际发展研究学术对话,从而与国际学术界的这一理论诉求遥相呼应。朱晓阳和谭颖指出,在中国从“国际援助产业输入国”向“发展援助输出国”转变的时刻,重新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现代化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这需要研究者进行认识论层次的实践转向,进入更加自觉的对话和干预(对外援助实践)时代,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过去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才能更加真实地评判中国对外援助时所秉承的特征和行为逻辑。<sup>①</sup> 邓正来、郑永年、周弘和李小云等均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全球意义,尤其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为寻求现代性获得新的空间,其道路本身和探索道路的方法都具有深刻的含义,而援助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连接国内发展经验与全球发展的渠道和纽带。<sup>②</sup> 基于中国发展经验与发展历程之上的新视角催生了诸多新型对外援助研究,比如自2013年开始,以《世界经济与政治》为主,中国社会科学界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系列探究中国对外援助与传统国际发展政策与叙事之间的张力以及相伴而生的新知识,比如唐晓阳、郑宇通过中国对非援助和南南合作的回顾,反思西方经典的发展有效性争辩,分别提出了将承载中国发展经验的援助作为“助推器”和“润滑剂”协助当地现代化以及将援助、贸易和投资相结合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新型发展合作构想;<sup>③</sup>刘毅通过引入关系社会学概念,提出关系型援助和支配型援助的分类方式,从而为超越中西援助对比中的“动机说”和“效果说”提供了新思路;<sup>④</sup>白云真则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相结合,为现代发展援助研究提供了新表达;<sup>⑤</sup>徐秀丽等通过中国对非援助日常实践的微观数据揭示了源于国内发展实践路径的中国农业科技理性与既有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体系组织运作之间

① 朱晓阳、谭颖《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75—198页。

② 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第1—12页;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21—29页;周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38—46页;Li Xiaoyun, et al., “Difference or Indifference: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Unpacked,” *IDS Bulletin*, Vol.45, No.4, 2014, pp.22-35; 李小云等《新发展的示范: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微观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③ 唐晓阳《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演变及其效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55—69页;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135—155页。

④ 刘毅《关系取向、礼物交换与对外援助的类型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71—94页。

⑤ 白云真《“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1期,第53—71页。

的差别。<sup>①</sup>

然而,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发展经验对内对外双向意义理论构建的努力虽然敲打着探索自主性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大门,但是这些讨论依然停留在抽象层面,对于援助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意义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对非援助链接了“殖民”“后殖民”和“新殖民”以及“前发展”“发展”“后发展”和“新发展”等几乎所有的经典发展话语,其日常实践中不仅涉及中非关系,也涉及了中国、非洲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成为观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想场域,中国对非援助研究需要基于历史实践上的理论突破。因此,本文基于上述发展援助文献梳理之上,提出了平行经验分享的理论框架。该框架最早来自笔者长达十多年扎根坦桑尼亚与当地政府、大学以及社区等各种不同主体开展日常互动的启发,并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反复互动提炼出来一个概念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三个要素,即援助实践中使用的知识体系、推动援助实践的主体以及援助实践的影响,这三方面正好分别回应了西方国际发展研究的三个经典话题,即援助什么、怎么援助,谁来援助以及援助的影响等。

作为全球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平行经验分享首先强调的要素是援助实践中所基于的知识体系是源于援助方自身发展历程之上的、未经系统构建的,也并不对受援方的发展路径提供严格的约束,而是为其提供参考。传统悬置性发展知识往往被认为是在经验—想象—建构—运用—反思—再构建等过程中生产和再生产的,这个过程导致了一系列偏离与异化,包括对于西方自身的优越化以及通过想象建构了一个异化的“需要发展”的对象等。<sup>②</sup>而基于实践主义行为逻辑之上的新发展知识则强调特定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对不同社会结构和行动者的复杂性保持敏感性,并意识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多样性表达。“平行经验分享”这一叙事通过推动多元化发展经验平行分享这样一种方式,促使具体在场性知识和经验流动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一过程本身意味着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发展赋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外援助时坚持不附加条件,并强调项目设计时尽量避免类似遵从逻辑框架这样的“紧身衣”设计,而是开放出双方互动的空间,让合作双方通过日常互动探寻出共同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

<sup>①</sup> Xu Xiuli, et 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The Cas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Demonstration Centers i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Vol.81, 2016, pp.82-91.

<sup>②</sup> 李小云《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化:从“悬置性”到“在场性”》,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4期,第86—95页。



平行经验分享的第二个要素是重新界定援助者的角色和作用。与传统援助不同,中国对非援助的实践者都是注重农业科技、卫生医疗或是工程建设等方面的科技专家,而非为他国家发展“开药方”的发展专家以及数据处理和人员管理的专家。一方面,他们在国内发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科技方案;另一方面,他们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也注重从科技入手,而非一开始就从制度建设切入,通过“手把手”“从干中学”等科技转移与分享或是公司化运营等方式,这些非职业的发展工作者能把问题聚焦到当地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大大降低了发展职业化带来的官僚成本。中国援非工作人员在发展合作总的框架内也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比如企业寻求在当地开拓市场、科技人员拥有对于科技本身或科技应用推广等方面的兴趣和使命等。由于没有发展机构统一标准和发展项目逻辑框架一刀切的要求,他们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并在客观上推动着他们与当地社区和农民开展互动,从而共同推动合作项目不断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进行形塑,并推动逐步探索、步步为营的内在学习和探究过程,即“摸着石头过河”。

平行经验分享的第三个要素是新型援助关系利于促进合作双方锻造成一个聚焦发展的共同体,即一个有着相近发展境遇的平行发展关系的连续体。通过对非援助为发展经验分享缩小了双方互动的权力差,以此回应了悬置性表象知识条件下援助形成的发展权利不对等和预设理论对于实践的抑制问题。平行发展经验的理论预设并非无视中非巨大的政治社会文化差异,而是通过追求发展的实践将中非连接成一个连续的系统,在这样一个相对窄化的路径上,非洲的发展需求和中国的发展经验通过援助和其他形式的合作载体实现了双向漫游。平行经验分享的核心要素是规避传统援助带来的困境,即将悬置性表象知识所设定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趋同作为先决条件,然后通过援助承载一个接近非洲实际的经验来诱发适合非洲实际的制度性变迁。

总而言之,平行经验分享是一个国际发展合作的新叙事,涉及“不干涉内政”“发展的自主权”“援助的有效性”等新发展话语,也从根本上触及了发展权力关系的重构问题。很显然,这一基于中国在场性发展实践之上的叙事框架与既有的漫游全球的西方悬置性发展知识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但这一实践已作为新发展知识的一部分被纳入更广阔的全球发展知识谱系中。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实践典型地呈现了不同时期各种平行发展经验的知识要素,下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 三 重述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实践:平行发展经验的非洲漫游

中国对非援助始于20世纪50年代,自此非洲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

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①第一,从资金规模上看,非洲是获得中国援助最多的区域。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援助非洲的第一批成套项目建成,其中包括几内亚火柴和卷烟厂,马里甘蔗农场和糖厂、茶场和茶叶加工厂以及坦桑尼亚纺织印染厂等。②1956—1977年,中国向非洲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58%;③即便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有所调整,中国仍然帮助非洲国家建设了一大批项目,包括各类水库、港口、水电站、体育场馆以及厂房设备等。④

第二,从受援国家数量来看,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获得了中国的援助。1979年,随着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量的增加,非洲受援国的数量有44个。到2012年,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数量达到51个。

第三,从援助方式来看,中国很多援助方式都始于对非援助。如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1995年,中国向苏丹提供第一个优惠贷款项目;1998年,中国举办第一期非洲经济官员研修班;2007年,中国设立中非合作基金,探索了在无偿援助和贷款之外新型发展资金的使用机制。这些援助方式逐渐都成为当前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

第四,从援助政策和战略来看,中国的对外援助战略性文件和原则很多都最早针对非洲国家或在非洲提出。1964年年初,周恩来在访问非洲10国期间宣布了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成为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至今仍然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最核心的区别。⑤2000年开始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开创了我国“1+N”多边合作机制先河,随后中国才相继启动了我国—拉共体论坛、我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等多个“1+N”多边合作机制。目前,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对非合作论坛和会议机制。2006年,我国发布了首个《对非政策文件》,这也是我国发布的第一个针对特定区域的系统性、综合性的对外合作指导文件,随后我国发布了《我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我国对欧盟政策文件》等。由此可见,我国对非援助的动态从某种意义上呈现了我国对外援助的总体图景(见表1)。

① 唐丽霞《我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管理模式的演化与成效》,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6期,第29—40页。

② 毛晓菁《我国对非援助之路》,载《经济》,2011年第4期,第54—57页。

③ 何先锋《我国对非援助的历史演进及其特点》,载《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7期,第23—24页。

④ 毛晓菁《我国对非援助之路》,载《经济》,2011年第4期,第54—57页。

⑤ 周弘《我国援外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5期,第7—15页。

表1 中国对外援助和对非援助情况一览

援助方式	整体情况	对非援助情况
成套项目建设	中国共在 80 个国家建设成套项目 580 个	中国援建了 86 个经济基础设施、14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近 30 所医院和 30 个疟疾防治中心、150 所中小学校以及 105 个清洁能源和供水项目
提供一般物资	共向 96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物资援助 424 批	提供 8 亿元人民币的医疗设备物资和抗疟药品, 中国为有关非洲国家援建自动气象观测站、高空观测雷达站等设施 提供森林保护设备
技术合作	中国共在 61 个国家和地区完成技术合作项目 170 个	8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进入技术合作期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中国在国内举办 1951 期培训班, 其中包括官员研修班、技术人员培训班、在职学历教育项目等,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训人员 49148 名	培训各类人才约 4.7 万名, 为非洲国家培训农业技术人员超过 5000 名, 为非洲国家培训医护人员超过 3000 名 提供奖学金 6717 项
援外医疗队	中国向 54 个国家派遣 55 支援外医疗队, 共计 3600 名医护人员	43 支中国医疗队分布在 42 个非洲国家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向 30 余个国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2011 年, 先后三次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吉布提、索马里等非洲之角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2012 年, 中国政府向乍得、马里、尼日尔等非洲萨赫勒地区国家提供了价值总计 7000 万元人民币的粮食援助
援外志愿者	中国向 60 多个国家派遣青年志愿者和汉语教师志愿者近 7000 名	已经向非洲 16 个国家派遣了志愿者
债务减免	中国免除 9 个最不发达国家和重债穷国共计 16 笔到期无息贷款债务, 累计金额达 14.2 亿元人民币	9 国全部是非洲国家: 坦桑尼亚、赞比亚、喀麦隆、赤道几内亚、马里、多哥、贝宁、科特迪瓦和苏丹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 <http://www.scio.gov.cn/zx-bd/nd/2011/Document/896471/896471.htm>, 访问时间: 2020年4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 <http://www.scio.gov.cn/m/zfbps/ndhf/2014/Document/1375013/1375013.htm>, 访问时间: 2020年5月10日。

以平行经验分享这个叙事框架重述中国援非的历史实践, 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革命与建设经验的平行分享, 尤其强调自上而下的计划以及对土地改革和基于农业发展之上的工业化重视;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经验的平行分享, 尤其强调自下而上的激发多元发展动力以及因地制宜的地方实践; 第三阶段是综合发展与减贫经验的平行分享, 尤其强调政府主导同民间资本的结合以及对试验方式和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视,这一阶段也是国内发展和减贫经验对非全面分享的时期。<sup>①</sup>在不同的阶段,漫游非洲的国内经验虽然不同,但援助中所承载的基于共同境域之下、平行关系之上的启发式交流和分享的本质没有变化。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实践本身是丰富多元的,尤其在2006年后呈现出更为立体综合的面相,本文所呈现的案例只是整个图景中的一个片段而已。此外,中国对非援助中所分享的发展经验也未必理所当然地被非洲当地接受,关于非洲当地如何看待这些发展经验以及中非双方如何适应性调整等微观实践,笔者另有专文阐述。<sup>②</sup>

第一阶段(1950—1980年)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经验的平行分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到1979年年末,中国和非洲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进入了建设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阶段,在国际发展结构中,双方都处于第三世界。周恩来访问非洲10国时就给非洲国家提供过12条建议,这些建议都是基于中国自身革命和建设经验积累而成的要素,包括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社会改革、发展积累型工业和独立的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肃清殖民统治遗留的西方生活方式、执行独立自主的反帝和平对外政策等。<sup>③</sup>这些经验源自中国国内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并非系统性的知识构建。周恩来曾多次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力量有限,但仍愿对这些新独立的经济同样落后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见效快、同受援国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尤其是从1960年开始,“量力而行”的对非援助原则被“适当照顾”政策取代,中国对非援助力度加大,全面向非洲国家传授自身的革命和建设经验成为中国援非的重要内容。以农业领域为例,当时,中国国内农业发展的典型经验是“学大寨”,在技术上奉行的是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一技术能够帮助拥有丰富土地资源的非洲发展农业生产。秉承该经验平行分享的理念,1972年周恩来会见几内亚总理时强调了此技术,即尝试运用“八字宪法”来改革农业生产,并将其纳入中国当时农业援非技术人员的培训,明确要求援非农技专家要结合当地情况运用“八字宪法”,改进种子、农家肥、密植技术和改良小农具等,<sup>④</sup>这一尝试为早期中国农业科技经验的非洲推广奠定了基础。鉴于中国国内计划经济体制的

<sup>①</sup> 平行经验分享这一叙事最早由李小云2014年10月在团队内部交流时提出初步设想,后经团队成员在不同讲座、学术研讨、媒体采访和著作发表等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述,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中的概念。

<sup>②</sup> Xu Xiuli, et 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The Cas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Centers in Africa," pp.82-91.

<sup>③</sup> 蒋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5期,第85—112页。

<sup>④</sup> 蒋华杰《农技援非(1971—1983):中国援非模式与成效的个案研究》,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第30—49页。

影响,自上而下的计划经验以及对于土地改革和农业科技的重视是这一时期发展经验分享的特点。

第二阶段(1980—2000年)为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平行分享。在这一时期,中国重点将自身经济改革中所使用的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合作经营等国内经济制度改革和调整的方式运用到当时中国对早期援助项目的改建和调整上。以农业为例,20世纪80—90年代初,以调动个体积极性为目的的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新选择,并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这一经验引起了中非双方的关注,因而在这一阶段的对非援助中开始尝试改造前期在非洲建成的农业项目,采用承包制方式来改变非洲农业的生产组织。1985年,中国选派农业专家帮助改造早先在布基纳法索援建的三个水稻垦区,参照中国国内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农田的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则分给农民,采取“分田到户、个体经营、收获归己”的经营方式,将农民的收益和农田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并由中国专家提供技术指导。1987年三个水稻产区生产稻谷1.76亿吨,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最高每公顷10.5吨(双季稻),垦区农户年纯收入为1300—2600美元。<sup>①</sup>到了20世纪90年代,承包制经营改革的方式更是扩展到中国对早期援建的企业改制上,如1994年,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马里签订了合股经营合同,在中国援建的马里糖厂的基础上组建“上卡拉糖联”,中国占股60%,转制后的合资公司雇员达到4500人,高峰期达到了7000人。<sup>②</sup>1995年,中国政府组织的改革援外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鼓励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的方式,或中国企业独资经营的方式实施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是为了“进一步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对受援国的援助”,是为了“扩大援助资金来源和项目规模,提高援助效益”。<sup>③</sup>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已经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万众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动力被激发出来,自下而上地探索经济搞活的方式,各地差异化的地方实践也不断涌现并得到支持。这些特点也都体现在中国对非分享的经验中。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为中国综合发展和减贫经验的平行分享。在此阶段,中国对外援助主要是分享经济高速发展和减贫的经验,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特区促进工业化等领域及其所承载的向外界学习、适时而变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渐进式改革等方面的内容。在这一阶段,以中非合作论坛的举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IPRCC)、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CIKD)、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成立以及各种南南

① 周弘主编《中国援外6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7—146页。

② 周弘主编《中国援外60年》,第1—33页。

③ 王昶《中国高层谋略·外交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69页。

合作基金的设立等为标志,中国对非援助中分享发展和减贫经验的实践变得更为主动、自觉和系统,内容也更为综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领域包括政府管理和公共决策、基础设施建设、自贸区和开发区建设、农业和减贫以及企业改革等。本部分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开发区建设为例。

“要致富,先修路”,基础设施投资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008年,基础设施投资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14%。<sup>①</sup>自身发展经验的丰富性以及非洲当前基础设施方面的落后使得中国在对非援助中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曾经非常重视对基础设施的援助,在20世纪80年代,其投向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援助资金占到援助总额的30%,但后来该领域不断缩水,援助重心逐渐转向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等领域。2000年以后,投向基础设施的援助资金仅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双边援助总额的10%。<sup>②</sup>与此同时,非洲对基础设施发展的需求却十分强劲。据研究,肯尼亚在2014—2015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4860亿肯尼亚先令,南非的基础设施需要3.2兆亿兰特,坦桑尼亚需要18858万亿先令。<sup>③</sup>2001—2008年,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提供者,超过了国际开发协会(IDA)、欧盟(EU)和非洲发展银行(AfDB),中国的投资规模占到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总投资的34%,而发达国家整体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额仅占总投资的28%。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总规模大,还倾向于投资大型基础设施,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量仅占总项目量的3%;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小型设施为主,其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约占总项目量的76%。<sup>④</sup>中国支持修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体育场馆、大坝、铁路和其他公共建筑,这些建设回应了非洲国家最直接的需求。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1—2010年,中国援建的基础设施项目解决了非洲国家63%的需求瓶颈(包括水供应、电力、公路、铁路、机场和通信等)。<sup>⑤</sup>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快速消除经济发展中的障碍性因素,快速刺激经济的增长。因此,与其他双边或多边援助项目相比,中国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对

① Pravakar Sahoo, Ranjan Kumar Dash and Geethanjali Nataraj, “China’s Growth Story: The Role of Physical and Social Infrastruc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37, No.1, 2012, pp.53-75.

② Eric Gabin Kilama, “Evidences on Donors Competition in Africa: Traditional Donors Versus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28, No.4, 2015, pp.528-551.

③ Peter Onidege, et al., “Developing Africa’s Infrastructure for Enhanced Competitiveness,” *The African Competitiveness Report*,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3.

④ Lin Justin Yifu and Wang Ya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deas, Opportunities and Finances,” *WIDER Working Paper*, Vol.46, 2014.

⑤ Eric Gabin Kilama, “Evidence on Donors Competition in Africa: Traditional Donors Versus China,” pp.528-551.

于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明显。<sup>①</sup>

除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分享外,经济特区的建设经验也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非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经济特区建设虽非中国首创,而是源自其他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但经过创造性的运用其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良好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采取建立经济特区的方式探索开放之路,从深圳、珠海、汕头到厦门,再到大连、秦皇岛等15个沿海港口城市陆续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特区城市进一步开放,上海浦东以及16个新区等陆续开放。<sup>②</sup>经济特区成为中国观察和了解世界的窗口,最先试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试验,吸收外资办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sup>③</sup>

经济特区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结构转型,成为快速展现中国改革承诺的标志。这一经验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许多非洲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事实上,非洲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也曾建立经济特区以促进本国工业化进程,但绝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经济特区都没有取得成功。199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改革援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在受援国建立经济开发区,意味着中国对非援助形式开始改变,经济特区逐渐成为中非合作的重要载体,但大规模推动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经验对非分享的是在进入21世纪后。2006年6月,中国商务部发布《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程序》。同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今后3年内在非洲国家建立3至5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sup>④</sup>迄今为止,在非洲6个国家共建设了7个特区性质的中非经贸合作区。与此同时,商务部设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资金”,可以为每个经济贸易区提供最高达2亿元人民币的支持。2009年,商务部还牵头组织了关于经济特区发展的政策研讨班,邀请合作区东道国相关官员到中国的深圳、天津和苏州等城市实地考察开发区,了解中国建设开发区的政策、经验和管理模式,合作区开发企业也时常派遣自己的非洲员工到中国参观了解特区经验。<sup>⑤</sup>这一阶段,中国与非洲进行发展经验平行分享时更为注重经验的

① Axel Dreher, et al., “Aid, China,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base,” Working Paper 46, Williamsburg: AidData, 2017, <https://www.aiddata.org/data/chinese-global-official-finance-dataset>, 访问时间:2020年7月5日。

② 罗清和、朱诗怡《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中国改革开放路径与目标的演绎逻辑》,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33—41页。

③ 欧大军、梁钊《邓小平经济特区理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41—49页。

④ 罗海平、宋焱、彭津琳《非洲经济特区发展及中国特区经验启示》,载《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3—115页。

⑤ 唐晓阳《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合作区发展浅析》,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11期,第7—22页。

综合性和针对性,也更为注重多元主体的参与,尤其是企业开始成为经验分享的关键主体。

从对上述三个阶段的中国援非历史实践梳理中可以看出,尽管在不同阶段,中国援非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等有所差别,但平行分享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实质一直贯穿其中。面对平行经验分享的三要素我们可以发现: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和 21 世纪新时期三个不同阶段中国对非平行分享的经验要素都是不同的,但这些经验都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历程之上总结出来而非通过理论建构出来的。其次,从事援助和经验分享的主体是专注解决具体发展问题的技术专家,而非国际上通行的职业化的国际发展官员。最后,中非双方期待通过援助和经贸合作搭建的发展共同体的愿景是非常明确的。

具体来说,第一,不同援非阶段中分享的发展经验主要源于中国自身的实践探索,并未经过一个系统的、科学化的研究过程。中国援非实践的过程本身成为一个启发性的推动双方学习的过程,所谓的“平行经验分享”意味着分享双方在政治权力上的对等性、发展问题的相似性以及解决方案所要求条件的相似性。以农业发展和减贫经验分享为例。对非洲而言,在工业化程度比较低、以农业为主导的阶段,如何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和减贫的驱动力是非洲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发展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乡镇企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发展和减贫等方面的经验对于今天的非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当前中国在农村实行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以及知识创新产业等方面的做法对非洲的发展参考意义则可能不如前者那么大。

第二,从事中国援非的主体是非职业化的科技专家,而非职业化的援助机构。中国迄今不存在一个类似西方体系的对外援助产业链,也不存在一个系统的对非发展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学科建制和知识体系,对非援助项目的提出等主要基于对方国家的需求之上,对非援助管理和承担主体也并未经过学科化的对外援助培训。从 20 世纪 50—80 年代的国有企业、从地方各个单位选拔抽调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农业科技专家、医疗卫生专家等,到改革后的援外承建公司,比如 80 年代后农垦部组建的中国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外经贸部组建的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以及省级援外承建部门转制成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这些公司在政企分开后成为市场主体。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创建之后,更多的行为主体参与到中国对非援助的项目管理和实践中,他们并非职业的援助专才,而是有各自的专业背景和内在动力参与对非援助项目,比如公司是借此寻找商业机会、大学和科研机构要找到



可以合作科研的潜力,将发展援助项目作为一个平台,希望能够通过做好发展援助项目,在当地找到其他发展的机会,因此对于发展项目的效果会格外关注,会更加关注一个发展援助项目之外的发展机遇,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援助项目目标的实现。同时,由于援外项目并没有按照西方职业援助那样经过特别严苛的逻辑框架设定,因而也使援助实践中留有受援方积极参与和修改的大量空间,利于受援方自主性的开发。

第三,中非发展合作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对中非发展共同体的锻造,尤其是对非洲全球发展形象的重塑。在中国援非60多年的过程中,中非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的“同志加兄弟”到如今的“好朋友、好伙伴和好兄弟”,从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奴役和压迫等国际主义团结诉求到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呈现的是南南合作中的平行关系,注重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双方因而成为在共同境遇下具有共同发展诉求的连续体。在此逻辑下,合作双方从来不把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强调这种平等关系的话语不断重复在高层互访、政策文本以及日常互动中。“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原则等为这种平行关系的维持提供了机制性保障,从20世纪60年代的“八字宪法”到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的“五不”原则<sup>①</sup>就是这一平行关系的不同面相。在全球体系中,共同的历史遭遇、政治境域以及对于不同国情的警觉、对于不同文化的敏感等都为中非之间的平行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中非平行关系中,非洲从早年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中的“失败”标签中解放出来,逐步确立起“充满希望的”形象,比如相较于2000年5月《经济学家》封面图中称非洲为“绝望的大陆”,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习近平却称非洲“富饶美丽,发展充满生机”“非洲发展不可限量,非洲未来充满希望,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广阔,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大有作为”。<sup>②</sup>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为非洲大陆提供了全新的形象和希望,同时也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和丰富经验。这一形象也得到非洲经济发展成果上的支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率不断攀升,吸纳公共和私有投资的能力也日趋上升。进入21世纪后,非洲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尤其在2003年之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2017年

<sup>①</sup> “五不”原则得到集中的表达和强调,即不干涉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以及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

<sup>②</sup>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9月4日。

非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sup>①</sup> 2009—2018年,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5%,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转向投资与出口,不再单纯依靠个人消费。2019年,非洲投资支出占GDP增长动力的比例超过一半,在过去10年里首次超过消费。<sup>②</sup>

## 四 结论

近年来,基于西方现代发展体系之上并漫游全球的悬置性知识逐渐回落,基于非西方在场性发展实践之上的在场性发展知识逐步兴起,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理论的构建开拓了空间。在此智识版图下,本文通过追溯国内外发展援助研究文献脉络与前沿,针对其中三个最为核心的议题,即援助实践中所基于的知识体系、提供援助的主体特性以及援助实践所构建的双方关系等构建了平行经验分享的三维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框架对中国援非的历史实践进行重新审视。本文指出,尽管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对非援助的内容和方式等在不断调整,但平行经验分享这一实质始终未变,具体体现在三个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分享的是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经验;改革开放后,中国对非分享的是市场化转型的经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非援助分享的是综合发展和减贫的经验。可以说,在每一个阶段中国对非援助实践中流动的知识要素都是国内发展经验的海外延伸,都是实践中各方基于现实情景之上互动学习后所呈现出的现实路径,体现出发展经验在合作双方间的平行流动。平行经验分享的承载主体是非职业化的科技专家,他们在中非互动的构成中与当地人结成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平行发展经验的分享是实践导向下的一种发展新叙事,为理解中国过去70年援外探索提供了新的审视视角。它包含三重关键性要素:第一,流动于援非日常实践中的发展知识和经验要素具有场景性和实用性,而非经过抽象的理论建构,它直接来源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历程,即为“平行经验”。第二,非职业援外主体本身承载着国内发展的丰富技术和经验,同时基于他们各自职业发展的压力,他们对于当地的发展目标具有内在的专注性,较少囿于刻板的流程,从而能够对当地发展的问题具有更强的聚焦性,他们与当地人处在同时学习、互相调适的过程中,即“平行经验、平行分享”。第

<sup>①</sup>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OECD and UNDP,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7: Entrepreneurship and Industrialisation*,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7, p.28.

<sup>②</sup>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20: Developing Africa's Workforce for the Future*, Abidjan: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2020, p.1.

三 通过中非之间平行关系的构建,中非形成共同发展的命运体,缩小了双方的发展权力差,即“平行经验分享”。

展望未来,平行发展经验分享这一新叙事也为国际发展合作的政策与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资源。当前的国际发展政策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内部多元的发展经验和道路选择关注不够,认识框架仍以西方工业化国家为主体。这种基于北南关系之上的援助关系难以逃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叙事,且由于发展进程序列上的巨大鸿沟,不管是在情感共鸣上还是在现实利益的分配上,合作双方都很难突破已有的权力结构,影响援助有效性。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南方国家在合作中却面临类似的发展问题,也经历过类似的探索之路,因而先行一步者的平行发展经验分享很容易推动启发式的学习过程,并在双方平行互动的过程中进一步生产出适合当地发展的新知识。因此,这一新叙事富有生命力,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新型南南合作以及建设更高水平的国际发展合作提供指导,也为全球伦理和公共产品增加了新供给。

平行经验分享这一新叙事尚处于初期阶段,其核心概念仍有待打磨和完善。相较于中国而言,日本、韩国等也在先行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学术财富。因而,如何对接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知识体系,同时借鉴德国、日本、韩国等先行的后发展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展开更多的对比研究、历史研究和多学科视角研究都是今后重要的探索方向。

(截稿:2020年8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into the concepts of status of centers ( dependent variable) and symbolic power ( independent variable) . In this Negara system ,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pursuit of symbolic power by different centers at different levels can lead to either war or peace , which in turn results in the changes of status of these centers ( higher status ,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 lower status) . Finally ,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polycentric Negara system offers a new non-Western IR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can better explain the changes in the pre-colonial Southeast Asia better than both mainstream Western IR theories and Mandala system. Furthermore , it not only can explain the pre-colonial Southeast Asia , but can also shed new light 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Key Words】** non-Western IR theories , Southeast Asia , Negara System , status of centers , symbolic power

**【Authors】** Zhang Fan ,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Jinan University , China; Xiao Alvin Yang , Ph.D. Candidate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ience at Universität Kassel , Germany.

### **Closing-Gap Experience Sharing: Exploratory Theory Construction of China's Aid to Africa**

**Xu Xiuli Li Xiaoyun ( 117)**

**【Abstract】** With China's aid policies and practice to Africa continuously advancing ,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of China's aid to Afric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existing development literatures with enlightenment from various on-site development practices , this paper develops a new narrative to review China's aid experiences to Africa over the last seven decades , i.e. , closing-gap experience sharing in responding to the three key concerns in the classic debates on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This narrative includes three elements: firstly ,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shared in the aid practices are those already practiced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 rather than constructed via rationalism; secondly , the 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aid practices are the technicians on agriculture , public health o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ho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finding technical solutions with local partners to tackle on-sit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institutional intervention with development prescriptions; thirdly , the aid practices contribute to building up a community for China-Africa common development through peer-to-peer experience sharing. With this new narrative and framework ,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history of China's aid to Africa and argues that , although the contents and approaches of China's aid to Africa have been constantly adjust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 the essence of closing-gap sharing of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has been sustained. This new narrative implies the promotion of heuristic learning under 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s and shaping a new image of African development. This practical turn in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particularly the theory of closing gap sharing of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will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ormulatin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olicies in the new era , as well as new development knowledge support for global governance improvement.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 China's aid to Africa , closing-gap experience sharing , new development knowledge

**【Authors】** Xu Xiuli ,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 China